

桂
苑

刊头书法 殷佩红

踢毽子(国画)
黄雨金

难忘东戡大阿哥

□ 金洪远

近日,我在赵超构研究会发布赵超构后人捐赠赵超构先生遗物消息里获悉,今年2月,赵超构长子东戡逝世,我第一时间将此在“瑞康里邻居群”里发布,引来老邻居们唏嘘不已:92号东戡走了,大阿哥是实在人啊。

十几年前,我在金山石化工作和生活,大阿哥特地来金山探望母亲和我,记得午餐时他喝了点小酒,兴致勃勃对我母亲说,好久没见面了,看到您住在儿子家里面色红润精神好,我们老邻居都为您高兴。

6年前,大阿哥听闻我牵头组织瑞康里老邻居相聚于虹口公园和桂林公园,因听说大阿哥身体不太好,就没有通知他来。大阿哥得知后,特地来电邀我和家人去他位于吴兴路寓所聊聊老邻居聚会情况。

记得那天下午和大阿哥东扯西拉说了不少弄堂里左邻右舍的趣闻轶事,他还提

及几年前,新民晚报夜光杯刊发我写赵伯伯《名人也是老百姓》的小文,认为和他父亲常挂在嘴边“我是东瓯布衣”是一脉相承的,一点“水分”都没有。他抱怨说,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回忆文章里说我父亲自1946年9月入住瑞康里弄堂房子后,几十年来都未提出改善居住条件,这个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作为隔壁邻居的我当然知道:他家居的92号只有三间房,分别是客堂间、亭子间和前楼,相比较其他居民当然要好多了。但因为家里有六口人,按照现在的居房条件看其实并不算宽裕。而95号陈家姆妈妈家里3口人,还比赵家多了17平方米的三层阁呢。大阿哥告诉我,考虑到父亲当时是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1956年市里落实相关政策,拨了建国西路一处花园住宅给赵超构,当时他亲自陪同父亲去看过建国西路房子,后来还看过位于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实习

□ 高菱婧

车去实习单位,我望着窗外的车流,夹杂着各种情绪。下车以后看到一栋大楼,就是我实习的地方了。大楼的所在地是城市政务中心,周围有法院、检察院、还有城市图书馆,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实习单位有很多部门,我要去的是办公室,我敲门进去,说明来意,一位师哥指引着一张桌子,这便是我这一个月的工位了,桌子很大,上面摆了很多工作资料,我收拾着桌面如同布置自己的书桌一般,也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探视着周围的环境,很安静,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缓和了我的紧张,看着哥哥递过来的岗位介绍,我对办公室部门目前的发展情况和机构设置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上午的时间流失得很快,一到饭点,师哥就吆喝着大家一起带我去机关食堂吃饭,我长呼一口气,毕竟肚子已经叫

了很久。

我们一行人在不同的窗口端了饭,便围着圆桌坐下了,看到我这张新面孔,一个师姐率先打开话匣子,问起了我的年纪,感叹地说,这么小就出来实习,其他前辈也问起我的专业,我的大学,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实习这一个天的开了好头,我慢慢适应下来,午饭过后,小憩一会,就正式开启了我的实习之旅……

浙大毕业的师哥是大家的主心骨,平时的材料主要由他负责,每次他写好就会让我进行校对,是否有错别字,我浏览着一份份红头文件,发觉到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写作能力很欠缺,更感叹哥哥的优秀,真不愧有“笔杆子”的称号。来自汉中的姐姐是西南政法毕业,在我眼中,她做事干练,刚毅果决,工作效率极高,每天每周都会复盘整理自己的工作,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新时代女性。

在前辈引领下,这一个月我获益匪浅。回想到我第一次写重要简报,反复修改了好几次,直到哥哥肯定地点头,说我的简报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那样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还有一次,在一场紧急的情况下会议中,我迅速提炼出会议重点,整理成简明扼要的纪要,被领导夸奖了一番,让我倍感鼓舞。

我也从一开始对公文手足无措到如今能够迅速撰写出简洁明了的简报;从对庞大的会议录音一度束手无策,到现在能够熟练地提炼重点。在与自己专业高度契合的岗位上,我逐渐突破了原有对机关单位的印象,也在不断磨炼中重塑自己的专业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想,这就是实习的意义,在不断地体验工作和确认方向的过程中。八月的阳光如此刺眼,却让我发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实习的最后一天,我拍下来一张落日的照片分享在朋友圈,是对这一个月的生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更多的体验的憧憬。

“走路不看‘机’”是我借用了旅游时导游不断提醒游客的“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而自己倡导的,这个“机”指的是手机的机。

可以说导游嘴上这警句是用许多生命的教训换来的。记得20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团队的黄山三日游,地接社李导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提醒我们:“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并告诉我们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女游客就因为一边看景一边走台阶,不料一脚踩空、一个趔趄、一声“啊呀”,后面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翻落到山下去了。

君不见,如今几乎人人手中都提着一个手机,不管休闲、吃饭、开会、上课、

走路不看机

□ 马蒋荣

走路、睡觉、乘车、乘自动扶梯,甚至过斑马线、骑非机动车都在忙不迭地点击、刷屏。如果现在再由唐朝大诗人李白来作《静夜思》,那诗最后一句“低头思故乡”可能会改成“低头看手机”了。

不过,在尽情享受智能手机这个现代高科技为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幸福的同时,似乎也有必要强调“走路(骑车)不看机”了。

我平时外出都是用电动自行车代步。一次我正骑行在非机动车道上,突然有人歪着身子一个踉跄从人行道上跨了出来,我只

能紧急刹车并大声提醒:当心!原来此人走路看手机太专注了,导致偏离人行道而走下了非机动车道;我每天在徐汇中城绿谷步道上快走锻炼身体,为了提醒迎面走来看着手机屏幕的人,我只能以拍手的办法提醒对方以避免和他(她)发生“肢体冲突”。

我这个人虽年逾古稀了,但好管闲事的禀性还是不改,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如果看到身边有不顾自身安全在看手机的人,都会提醒一声:“走路(骑车)不看机哦”。当然,有许多人因此被我叫“醒”了!为此,我要借《徐汇报》一角,希望“走路(骑车)不看机”成为大家的共识。

淮海路的公寓。之所以没有去住,并不是父亲思想境界高,而是房租费太高了,相当于父亲月收入的一半,经济上承受不了。大阿哥还补充说,当年社会上流传我父亲让房给报社住房困难的同事,是不存在的。

大阿哥曾在吴兴路公寓里和我叙旧所言,父亲搞了几十年新闻工作,在社会上有点影响和名气不假,但在日常生活里,他是一个极普

通的老百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我们左邻右舍的眼中他是可敬可亲的“凡人”。印象至今挥之不去的是:夏天下班时光,经常看见他身着圆领汗衫,在木托板滴滴笃笃声中去弄堂口“胡一大”酱园店去拷绍兴老酒,晚饭后喜欢在后门口的竹椅上,与隔壁邻居抽烟喝茶嘎山胡。东戡大阿哥继承了父亲身上的优点,我永远难以忘怀。



同呼吸 共命运(篆刻)

陈永春